

羣益文藝叢書

滅 穢

周而復著



羣益出版社刊行

上

輯



目次

上輯

黃土嶺的夕暮·····	1
開荒曲·····	10
侵略者的最後·····	19
消滅·····	30
一隻農民的哀曲·····	37
瀘浞橋的火焰·····	43
再生·····	54

下輯

一

難忘的紀念.....三五

父親.....八三

上墳.....八九

顧厚輝先生.....九九

懷××.....一〇五

二

搬家.....一一

難友.....一三

不寐.....一三一

三

我懷念南京.....一三五

黑市.....一四三

貓.....一五〇

四

楊村小輯

一、老人

一五五

二、狗

一五六

三、燈下

一六二

四、憶

一六四

五、錶

一六六

六、霧

一六九

後記

一七三

黃土嶺的夕暮

黃土嶺的南山目空一切地矗立在天空，四面高山在它前面都顯得渺小而低下了，如一頭一頭的粗暴的巨獸馴服在它的腳下。下面是一條深闊的山溝，像一條游龍，向西面奔馳而去，彎彎曲曲地，終於隱沒在起伏的山巒裏。

十一月的晨光斜照在南山，閃出紫藤色的光芒，含羞地對着高空上疎落地散着的淡紅色的小雲片，像是不注意的做錯了一件小事情，忽然被人們發覺了似的。

不間斷地，機關槍聲略略地和着辨不清的異國的呼喊聲，時時從山溝裏浮騰上來，徐徐地縈繞在山頭上，屈伏在溝裏的一尊昭和八年所造的大炮，不甘寂寞地隔幾分鐘就向西面山頭上打幾炮，隨着，遙遠的山上便騰起一陣烟土，瀰漫在山頭上，然後慢慢如雨一樣的落下來，又露出晴朗的穹蒼。

被包圍在溝裏的八百多敵軍，由阿部規秀中將指揮着。——他帶着『掃蕩』邊

區消滅八路軍的雄心，率領一千五百敵軍，從涑源縣城出發，踏進了晉察冀邊區的腹地，却碰了一個大釘子：給八路軍包圍在溝裏了。阿部中將指揮隊伍向東面沖過去，想突圍；給×團堵住了，沖鋒了好幾次，像碰在鐵壁上似的，通不過去。于是又慢慢掉過去，在大炮和重機槍的掩護下，又想沖過去，那兒也有『支那軍』。『支那軍』究竟有多少呢？阿部中將迷糊了，然而他不相信自己會被八路包圍住的，他隱蔽在一株落盡了葉子的棠樹底下，用望遠鏡焦灼地向四面瞭望，看見浴在陽光裏的南山頂上光禿禿的，看不見有『支那軍』扼守的形跡，他從心眼裏笑開了：可以突圍了，如果佔領南山，還可以消滅四面山上底八路軍，一百多個敵軍在他底命令下開始向南山進攻了，二百多隻皮鞋笨拙地向山上爬去。……

山上的確沒有多少『支那軍』，不過只有一個班隱伏在山頭上，底下一點也不見，但『李家灣』的三營已經向南前進了。

南山陡峭得如座懸崖，但是山腰那兒凹凸不平，若是隱伏着人，上面却看不到，一百多個敵軍青蛙一般地一步步向上爬着，山上的手榴彈已空空地對準向上爬

的敵軍扔下去了，好幾個頓時受傷，滾下山坡下面去了，其餘的也跟着退了下去。

不到一袋烟的工夫，一陣機槍射擊之後，一百多敵軍又向上蠕動着了，最前面的那一個手裏拿着一面鮮明耀目的綢製的太陽旗，步子迅速地向山上爬去，一邊把橢圓形的手榴彈向上面陣地扔去；而上面呢，却不聲不響的又扔下一陣暴裂的手榴彈，山坡上湧起一團團白烟，于是敵人又滾下去了。

李家灣的三營用跑步趕到了南山，敏捷的佈置好了陣地，原先守着陣地的一班人底肚子更壯了！

「鬼子你可別夢想搶南山了！」

然而鬼子還做着癡夢；并且阿部中將也下了『死命令』——一定奪取南山，只准前進，不准後退。

包圍圈越縮越小了，阿部中將和他底部下生存的希望也越變越小了。四邊山上的火力點交叉的佈置好，只有南山是唯一的生路；而南山呢，從望遠鏡裏竟看不出有多少『支那軍』，冲鋒上去的時候，八路軍的機關槍手榴彈就從四面投射出來，

接着看見自己底士兵從山腰滾下，在山腰崩潰。

煩囂一時的槍聲砲聲手榴彈聲呼喊聲，如狂潮一般地急遽地湧來又急遽地退去，山野復歸于靜寂。誰也不知道這兒在進行着殲滅戰，只有山溝裏的敵人他明白：沒頭沒腦地在山溝裏蠕動着，咕嚕着……屈伏在山溝裏的那門重砲，無可奈何地向四面山上胡亂地放着，在荒蕪的山丘上揚起陣陣柔馴如羊的泥土。

望着掛在高空的太陽，逐漸地低下而偏西去了，阿部中將狼狽地煩憂着：他所帶領來「掃蕩」邊區的混成旅團和他自己底生命，也好像太陽一樣的沉落下去。然而他到底不相信自己會被八路軍消滅在山溝裏。

——沖鋒上去，一定要搶到南山！

又有一百多個，三八大蓋槍上閃着明晃晃的長刺刀，一個勁的向上爬……守在上面的三營却還不知道他們又沖上來了，因為土坎子什麼的擋住了視線，而山勢呢，上面也不容易看到下面，同樣，沖鋒上來的敵人也看不清上面。

又有一百多敵人上來了。

臥伏在第一線的戰士不聲不響地像是不知道這回事似地等待着。當敵人爬進輕機槍有效射程以內的當兒，機槍和着手榴彈奏出消滅敵人的交響樂：

卜卜卜吐吐、吐啞啞……從敵人手裏繳獲來的歪柄三八式機槍也對準它的主人清脆地響着：

咯咯咯……咯咯……

第一線有幾個掛彩了，第二線的戰士馬上就補上去，手榴彈一團團的白烟在敵人中間昇騰起來。頑強的敵人支持不住了，又一次潰敗下去。

三營的彈藥快完了，站在後面，指揮的大隊長又派了生力軍上去接防。

阿部中將焦急地用望遠鏡直向山上看：他不相信這樣一個南山沖了這麼多次數竟然還拿不下來，他感覺到一種無名的污辱，而懷疑到混成旅團的戰鬥力了。

「向山上開砲，再冲鋒上去……」

牲口上的子彈砲彈直往下卸；但南山還是那麼傲然矗立天空，冷冷的對着竄來竄去的混成旅團。

四面的重機槍和着大砲間斷地向山溝裏打下去，一堆堆敵軍倒下去了，倒下去了……

倒下去的人越多阿部中將越發急燥，他叫跟在身後邊的電報員迅速地發電報回去：快派救兵來。但是且慢求援，一顆八路軍的砲彈從側面準確地飛過來，啞的一聲，阿部中將和他的電台都飛到了半天空，落下來的時候已分成數不清的碎片了。
「掃蕩」邊區的雄心和他屍首一樣的粉碎了！

沖鋒更激烈了，一次潰下來，又一次補充，再沖上去，可是突不過八路軍的周密猛烈的火網。

敵工小組的同志隱伏在岩石後面，一個人高聲地用日語對敵軍叫了起來。
喊話時，下面肅靜着，聽完第一句，指揮官怕了，叫砲手不間斷地開砲，用來掩蓋這可怕的喊話，旋即沖鋒又開始了。

這次，兩面距離更近，只有二三十米遠，敵人沖鋒上來，一伸手就能夠拿到上面的機關槍。機槍射手提起來向下打一梭子子彈，就急遽地把槍收回來。不然就有

被搶去的危險。

敵人又一次退去了！

大隊長又派了兩個連上來，可是又很快地把彈藥放完了。

兩面對峙着，忽然又聽到南山上有人叫道：

『又上來了……』

營長見機槍射手伏住那兒不動，傳過命令去：

『開槍向敵人打……』

機槍射手掉過頭來指着壓彈匣子搖搖手。營長旋即命令戰士們扔手榴彈，可是手榴彈已不如以前那麼猛烈了，只是節省而準確地扔下去：啞呀啞的，而敵人底火力還相當有力地浪費地向上射着。像敷衍上級命令般的攻了一下便又隱藏起來了。

『連長，手榴彈沒有……』一個戰士回頭來叫。

『不准叫……』連長知道後面沒有手榴彈可補充了，怕他高聲叫起來給敵人聽見。那個戰士於是做一個扔手榴彈的姿勢，向連長營長伸手要。他們給他的回答是

什麼呢？也還是做一個扔手榴彈的姿式，對他搖搖手，那意思是說沒有了，他會意地不言語了。同樣的，連長營長又不斷地回答了許許多多掉頭來要手榴彈的戰士。

太陽已把他羞怯的紅臉隱沒到西邊山背後去了，最後的餘暉把那一角天空的白雲染得很紅，像是山那邊發生空前未有的大火災，在燃燒着。蒼茫的暮色在它的後面，靜悄悄地矗立在戰鬥着的山野。

嚴守南山的戰士們都站了起來，槍上了刺刀，預備敵人冲上來就和他拚刺刀——彈藥已打得淨光了，只有機槍射手留下最後一梭子子彈，不到最需要的當兒，再也不放了。

死寂佔領了整個山野，西邊講話可以清晰地聽到，驀地有人在散發手榴彈：『給你三顆。』『給你兩顆。』……

戰士們喜悅地轉過臉來：那兒有手榴彈呢？一顆也沒有。但是他們明白了，於是接着說：『給我三！』『給我兩！』『喲，又來一箱手榴彈！』……

被壓在下面殘餘的敵人，聽到上面在分發彈藥，怯生生地伏着不敢輕易動顫，

心裏顧慮地默禱着：

——早點黑下來吧……

戰士們都無憂地由敵工組長指揮，恣情地唱出了瓦解敵軍的歌。

歌聲沒完，就引起敵軍指揮官的恐慌，于是又是一陣機關槍和零落的砲聲來擾亂歌唱。同時山腰上的敵人在偷偷築着防禦工事，已失去了沖鋒的勇氣了。一些敵軍聽到歌聲鬆了勁似地蹲在那兒，還怯生生地遙遠地瞅着上面一支那軍一端着槍，槍口上的刺刀在茫茫的暮色散發着光芒，一閃一閃地。四面山上三支那軍一底重機關槍，還不時地向山溝裏掃射着。槍聲越逼越近，包圍圈益縮益小了。下面又沖上來，旋即給刺刀打退了。

南山乾然不動地在茫茫的夕暮裏矗立着……

一九三九，十二月，河北，唐縣。

開荒曲

——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開荒剪影

生產委員和小組長從總務處里搬出一把一把的鎬和鐵鍬，分配給每一個同志，說：

「同志們，工具要保存好了，這是從老百姓那兒借來的，不要損壞了……」

一班的同志以班長為圓心，圍繞成一個圓圈爭先恐後地拿起工具來，微笑浮在年青人的臉上。張祕書向班長拍着兩隻空手：

「我沒鎬……」

班長的手里也是空的，拿到的人像是得到珍奇的異寶，慈愛地撫摸着鎬，搗到肩上去。張祕書找到目標了，他以商量的口吻，對旁邊的一個同志說：「我們兩